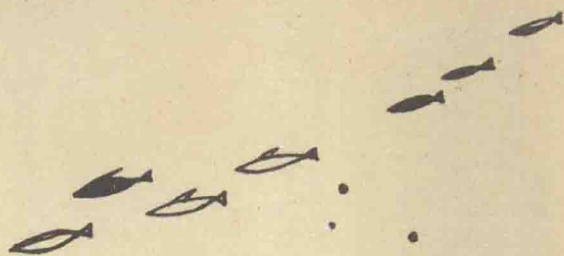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峡文学丛书



最美丽的

甘茂华 著

• 三峡文学丛书 •

最美的

甘茂华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责任编辑:文 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峡文学丛书/刘不朽主编,一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

1995.9

ISBN 7-5071-0333-1

I. 三… II. 刘… III. 小说—三峡—地区—当代—丛
书 IV. 1247-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4589 号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

鄂西地质测绘印制公司激光照排

湖北宜昌县税务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9.38 印张 203 千字

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全十一卷)总定价 121.00 元 本册定价 11.00 元

目 录

最美丽的	1
飘呀,爱情的绿叶	12
幽幽兰花香	22
紫丁香,开在那燕子巷	29
快乐进行曲	37
良 心	48
板桥轶事	64
樱 桃	73
哭 嫁	82
雪国情歌(三题)	89
心的发现(二则)	97
清泉般的眼睛	102

热 风	112
等那月儿升起来	123
五月花	138
妙龄人的青春	156
无言的结局	175
金磁马	197
黎明前的探戈	213
荒 原	228
附：甘茂华创作论	277
运送歌谣的船只已经靠岸——代跋	286
.....	
.....	
.....	
.....	
.....	
.....	
.....	
.....	
.....	
.....	

最美丽的

在青年人心目中，恋爱是多么美好而富有诗意啊……市歌舞团的女演员马丽娜意外地交上了一个男朋友，三年来压在她心底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。她觉得自己这一次闪电般的恋爱经过，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小说，或者一首抒情诗。

这天上午，她竟然当着爸爸妈妈的面，仿佛在台上跳舞一样，忘形地扬起胳膊，在空中轻轻地划了一道又一道柔和的弧线。爸爸怪样地笑了，并且故意大声对妈妈说：“我们的丽娜闹恋爱了吧！”马丽娜飞快地跑过去，撒娇似地搂着爸爸的脖子，踮起脚尖轻盈地旋了一个圈儿，大声嚷着：“爸爸，不许你瞎说！不许你瞎说！”说完，她一阵风似地跑下楼去。

楼道里，响起一阵银铃铛似的笑声，飘来一股清幽幽的香水气味。

大街上，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摇出了一片一片鲜嫩肥厚的新叶，光秃秃的柳树枝梢也挂上了一道一道细长的绿鞭儿。马丽娜深深吸了两口沁人心脾的凉气，真想举起胳膊呼喊：春天来了，真美呀！她想到即将到来的约会，脸上飞起了红晕，和蔡亚民相识的种种情景，就象电影镜头一样在眼前一一闪过……

那是半个月之前，歌舞团分配她去市工人文化宫，辅导业余工人宣传队排练节目。当她第一次走进文化宫富丽堂皇的排练大厅时，眼睛猛地一亮：这是怎样一幅动人心弦的图画啊！乐队奏着轻快的舞曲，三十多个工人排成扇形，正在围观一个英俊青年的精彩表演——

他正踏着节拍舞蹈，时而跳跃，时而奔跑，时而腾空，时而旋转，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地和谐、优美。他的舞姿使人想起了草原奔马，春风紫燕，戏水白鸥，欢跳的梅花鹿……

他的歌声，象是从云端中流泻下来的一股清泉，象是中秋月光笼罩在湖面上的一层玉纱，把人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——带到大兴安岭的莽莽密林中，带到幽泉叮咚的山谷里，带到帆影渔歌的江南水乡……

余音飘然而去，人们一阵喝采。虽然，在从事专业的内行马丽娜看来，这种表演远远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而且存在许多破绽；但是，对一个业余演员说来，这的确是很难得的。她性急地抓住身边一个姑娘的手问：“他是谁呀？是谁呀？”那个姑娘惊奇地抬头看看她，炫耀地说：“你不认识他？我们队长蔡亚民！”马丽娜双手把头发朝后拢了拢，婷婷

袅袅地向蔡亚民走去。就这样，他们认识了。

排练快结束的时候，窗外飘起了淅淅沥沥的细雨。马丽娜一边纠正一个姑娘的动作，一边扭头看看窗外，显然有些着急。蔡亚民看她一眼，不声不响地朝另外一间屋里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胳膊上搭着一件绿帆布雨衣，匆匆地朝马丽娜走来：“马丽娜，给！”蔡亚民微微含笑把雨衣递给她，两只大眼闪着热情的光芒。“哎呀，雨衣！”马丽娜高兴得跳了起来，“小蔡，你怎么走呢？”“我吗？我有十一号车，跑呀！”蔡亚民学着马丽娜的腔调。马丽娜娇嗔地向他一瞥，急忙穿上雨衣，翩然跑出排练大厅。她走在被雨水洗亮的柏油大道上，突然记起了不知在哪里听到的两句古诗：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小蔡呀，你真多情哟！

宣传队每周活动一次。轮到第二次排练，马丽娜已经预先酝酿好了一个方案，她要速战速决，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，向蔡亚民倾吐衷情。傍晚，当宣传队的同伴陆续散去，蔡亚民正在关窗户的时候，马丽娜提着精巧的化妆皮包，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他跟前：“小蔡，还不走？”“就走，马上就走！”蔡亚民连声回答。“那，我等你。”马丽娜扭动腰肢，下死劲盯他一眼。“有事吗？”蔡亚民忙问。“哎呀，看你这个人！架子真大……”马丽娜噘着嘴唇，身子摇了摇，不高兴地埋怨着。蔡亚民略一沉思，看看她，十分爽快而又热情地说：“好吧，走！”

他们并肩走在路上，真象一对初恋的情人似的，步子均匀而又徐缓。马丽娜有意找些话说，她说她前天看了一个家具展览会，她喜欢捷克式的大立柜和沙发，油漆的杏黄色真漂亮。她又说今年的春装比往年好看，她最爱苏州绣乡的卡

腰外套，如果里面配上一件圆领的玫瑰红尼龙衫，简直美极了。路上的行人，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马丽娜很得意，不时伸手掐一段迎面拂来的柳条儿，捏在指头上来回捻动。

前面，是一个十字路口。一直没有说话的蔡亚民停住了脚步，很抱歉地说：“今儿晚上厂里有个热处理讨论会，我得赶回去。”“热处理？好玩儿吗？”对马丽娜无知的儿戏般的问话，蔡亚民有些惊愕。但也许是出于初相识的礼貌，他没有做声，沉默片刻，果断地伸出手说：“马丽娜，再见吧。找个机会，我们好好地谈一谈！”

马丽娜听到这句话，红着脸儿缓缓地垂下眼睑。虽然她在恋爱场上已经反复较量过三四次了，可过去那些对手，不是土头土脑的干部，就是没有艺术细胞的军人，他们毕竟都拜倒在她的脚下。而今天，这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啊！他竟也主动提出要谈……马丽娜凭经验，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了。于是，她羞答答地说：“慢走，我想送你一本书。”“书？什么书？”蔡亚民听见书，又回转身来。“音乐理论书。”“好哇。谁写的？”“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。”马丽娜轻巧地拉开皮包，拿出一本厚书递给他。

蔡亚民眉头一跳，欣喜地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！”说着，捧着书站在路上习惯地随手翻起来。“哎呀，现在别看！”马丽娜赶紧伸手合上书，“你呀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！”她含情脉脉地送过一个秋波，抿嘴一笑，飞快地跑了。

蔡亚民一怔，毫不在意地继续翻书。突然，他发现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儿，上面写着：美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，我们的一生将在两岸鲜花盛开的河流上渡过。我爱你，永远爱你！

果然不出马丽娜所料，三天之后，她接到了蔡亚民的一封信简短含蓄的回信：……你爱美，我也爱美。我爱美的各方面，我更爱美的内核。现在，是应该认真地谈一次了。到厂里来吧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我的……

这些回忆是多么温馨而甜蜜啊！

此刻，马丽娜哼着歌儿朝蔡亚民所在的工厂急急走去。她按照蔡亚民信上告诉的地址在一间单身宿舍的门口停住，轻轻地举起手，“笃笃笃”敲了三下。

蔡亚民穿着米黄色的拉毛羊毛衫，笑盈盈地拉开门：“哦，马丽娜！快进来，进来呀！”马丽娜抿着嘴儿看他一眼，迈着舞蹈演员特有的、轻捷的、富有弹性的步子，走进这间虽然小但却布置素雅的房间。

蔡亚民忙着收拾桌子上散乱的书本、铅笔、三角板和图纸，又忙着给马丽娜倒水让座，态度很热诚，动作很利索。马丽娜一眼看见桌子上摆着一个镶有女人照片的小像框，她走过去拿起来端详：一张很平常的脸，右嘴角有颗圆圆的黑痣，透出几分刚强的气质。马丽娜忸怩地问：“小蔡，她是谁呀？”蔡亚民逗趣地说：“我的徒弟。你不觉得她很美吗？”马丽娜“嗤”地一笑：“太一般了！”说着，她一屁股坐在靠墙的钢管床上，掏出雪白的手绢，在手指上绕来绕去，用极其温柔的声音说：“你不是要和我好好地谈一谈吗？说呀……”蔡亚民搬把椅子坐在她斜对面，两只手来回搓了一阵，似乎对这场谈话很踌躇。“我先给你讲个故事，好吗？”蔡亚民的眼里闪过一道狡黠的光。马丽娜做出调皮的样子，娇声地说：“可不许骗人！”蔡亚民诚恳地点点头。他的声音不仅很平静，而且还象山谷古寺旁的碧潭那样深沉：

“这是一个并非虚构的故事。

“一九六六年春天，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在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以后，分到我们厂里，担任了三车间青年技术革新小组的组长。你知道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月！多少有才华、有事业心的人，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变成了一堆锈迹斑斑的废铁；造反，成了最时髦最高尚的职业。偏偏他又出身不好，还有个妈妈在香港当绣花女工，每年寄给他三百元港币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他一进厂就扎在工人中间，埋头改革热处理工艺。在那个‘最最革命’的时代，灾难注定要降临到他的头上。

“六七年，他才刚刚二十岁，就被当作‘里通外国的狗崽子’和‘白专道路的典型’而隔离审查。造反大队的头头逼着他写检查，用钢丝鞭子抽他；在批判厂党委书记的大会上要他陪斗，他被折磨得不象人样。老实说，他当时很幼稚，也很绝望，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

“有一天，他被押着去食堂买饭，看见很多人围着饭堂墙壁上的一张大字报议论纷纷。他只是拿眼角瞄一瞄，猛地，却瞪大眼睛愣住了。那是一张支持他的大字报！秀丽的笔迹，铿锵的语言，有力的申辩，鲜明的观点，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寂暗的夜空。特别是其中有几句话，至今还深深地烙在他心上：……如果血统论世代延续，共产主义岂不成了海市蜃楼？如果有人反对发展生产力，这种人很可能是原始部落的野蛮人！……有谁这么大胆，敢说不合时宜的真话呢？他急忙揉揉眼睛，看见大字报上没有署名。他想，这人一定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，一个学识渊博的文化人。多好啊！他心里一热，泪水悄悄流下，觉得一阵温暖。

“又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他已经躺下睡觉了。突然听到

一阵窸窣的响声，紧接着从房门下面塞进来一张纸条，一个少女的情影从窗前闪过。他‘腾’地跳下床，急忙拣起纸条看，那上面用秀丽的钢笔字写着一段鲁迅先生的话：‘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？’这段话后面又写着：‘注意，窗口有饭！’这几句话，春风样地熨贴着他的心。他急忙悄悄拉开窗户，端起一个铝制的饭盒。他打开盖子，啊，一盒飘着油珠儿、葱花儿的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汤！他颤巍巍地把饭盒托在手上，眼里噙着泪花。难道，这大智大勇者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？……”

马丽娜感叹地插嘴说：“了不起呀！一个弱不经风的女子，胆子可真大呀！”蔡亚民只是轻微地一笑，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：

“打这以后，他处处留心。他发现，在批斗会的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，在无人看守时的窗口，在厂区的僻静处，只要他遭到最残暴的虐待，就有一双少女的雪亮的眼睛在暗地里盯着他，就有一个苗条的姑娘的影子幽灵似地跟踪他。

“然而，意志薄弱的人，在极端艰难的困境中，往往要做出一些荒唐的蠢事。有一次，在造反大队私设的审讯室里，他们逼着他卷起裤腿，跪在钢渣子上，他正犹豫，一条铜头皮带飞过来，打得他满脸是血。他们蒙住他的眼睛，捆住他的手脚，把他的浓密的头发全部剃去，他生平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和尚头。这对一个平常爱美而且讲究修饰的人来说，真比剜心还疼哪！你说是不是？”

马丽娜赞同地频频点头。

“他们知道他会唱歌跳舞，又逼着他拖着血淋淋的双脚

‘跳舞’。他死也不肯，他们就打他，给他泼冷水，把他扔在雪地里。他瑟瑟发抖肌肉渐渐僵硬，后来简直冻成了一根冰棍儿了。再后来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“当他醒来时，身子逐渐发热，慢慢地觉得浑身象火烧一样，硬是要把人烧焦烧化似的。他艰难地撑开眼皮，发现自己躺在一条长椅上，离自己身边很近的地方，有一个火苗呼呼直窜的铁桶炉子。不！那不是火，那是饿狼吐出的长舌头在舔血！他听见一个人狞笑着说：‘哈哈，这小子又活过来了！尝尝老子们发明的冷冻热处理，滋味怎么样？比你那个扁革新，要高明吧！’周围是一片嘻嘻哈哈的嘲笑。他头涨得发昏，一颗心破碎了：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与其这样活受罪，倒不如一死了之！”

“恰好，这天晚上，他们又命令他去车间打扫铁屑末子。他的精神崩溃了，他对于苦苦探索人生的意义已经厌恶了。他想逃离污秽的世间，到天国里去求得片刻的喘息。”

“啊，他想死！”马丽娜惊叫起来。蔡亚民喝口水，低沉的声音如夏夜的闷雷，在阴霾密布的空中隆隆滚过：

“是的，他想死。他慌慌张张地拉开电闸盒，把手猛然靠在黄灿灿的金属片上。啊，永别了！他闭着眼睛，等待那解脱痛苦的一瞬间。奇怪，怎么没有一点儿电麻的感觉呢？他怀疑自己发生幻觉再伸手试试，仍然没有丝毫感觉。于是，他睁开眼睛，诧异地地朝空荡荡的车间搜索。啊，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奇迹般地出现在门口。她深情地望着他，没有说一句话。只见姑娘迅速地蹲下身去，掏出钢笔，把一张纸垫在膝盖上写了些什么，然后做个手势，把纸放在窗台上，悄悄地跑了。”

“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分钟内。小伙子发狂地跑过去，一把抓起窗台上的纸，闪电似地看了一遍：‘我怕你出事，一直盯着你。动力电的总闸我早已切断了。你要坚强地活下去。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保重！保重！’哦，又是那秀丽的笔迹！她是谁呢？小伙子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也难怪，全厂一万多工人，这个平素很少和女性打交道的人，怎么会认得她呢？他呆呆地捏着那张纸，大滴大滴的热泪簌簌落下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马丽娜被故事感染了，她听得出神。蔡亚民仰着脸沉思了一会儿，很动感情地说：

“后来，四害扫除，春回大地，小伙子找到了她。原来，她是一个极其聪明刚毅的姑娘，在九车间当保管。有次下班时，小伙子守在九车间门口等她。他看见她出来了，老远就伸出手，兴奋地说：‘哎呀，可找到你了！’但是，那姑娘仿佛不认识他一样，只是很有礼貌地淡淡一笑，低头默默地走了。小伙子心里很难受，也很纳闷，立即给她写了封信。信里说：在严寒的绝望的日子里，你是我的精神支柱；在阳光明媚的春天，我更需要你做我志同道合的伴侣。”

“第二天他下班回宿舍，推开门，发现地上躺着一封信，信封上依然是那种娟秀的钢笔字体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出的信：……你给我出了一道难题，我的回答也许会使你失望。虽然我也热爱青春，并且渴望爱情，但是，生理上的缺陷告诉我，我不能给你带来无忧无虑的幸福，我不愿意因此造成你的痛苦和终身遗憾。因为，就象小说上比喻的，连我的说笑也带上了甲冑。（这，你以后就会明白。）我不希图你的报答，你应该感谢真理和党，应该以你的爱和

才，造福于祖国！忘掉我吧——一个做了她应该做的平凡的女人，祝愿你获得更加美满幸福的爱情！……小伙子激动得夜不能寐，他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，看见了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！

“他决心寻根究底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伙子终于弄清了她的一切，他不但不嫌弃她，反而更加爱她了。这个姑娘曾经在一所特殊的学校读完高中，记忆力特好，爱好文学，读过很多中外名著，是个勤奋朴实的好工人。小伙子按捺不住满腔激情，毅然决然地又写了一封倾心吐胆的长信，向她表示了坚贞不渝的爱情。以后，他们真诚地相爱，并肩前行。他们在一起改革计数器，设计封闭式磨光机，试验连续导电热处理新工艺，两人双双出席了全市科技大会。闲暇时，他们在一起写诗、散步、看美术展览、打乒乓球，生活过得挺有意思哩！爱情的船儿，在生活的大海里扬帆远航了。”

马丽娜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，心里有一丝酸溜溜的感觉。她的长睫毛不自然地闪动两下，怯怯地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这样的人，一定长得很美吧？”蔡亚民激动地站起来，语调不高却很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：“她叫向梅，方向的向，梅花的梅。她长得很平常，用你的话说，太一般了。她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不会说话，不懂艺术，只知道埋头干活，委实是一个平凡的女子。可是，你知道，就是她，唱出了人间最动听的歌儿。”

刹那间，马丽娜脸上的表情完全凝固了，就象一块坚冰。她眼圈儿一红，声音很细很细：“别说了，小蔡！我全都明白了！……”说完，她伏在床栏上嚶嚶地哭泣。就在这时，门轻轻地推开了。马丽娜抬起挂满泪水的脸，看见门口站着一

个身材苗条秀丽的姑娘：五官端端正正、平平常常，脸色略显苍白，嘴角有一颗黑痣。这不正是像框里那个人吗？

蔡亚民走过去，拉着她的手走到马丽娜面前，热情地说：“她就是向梅。”马丽娜倏地站起来，摇着向梅的肩哭着说：“向梅姐姐，你真好！我对不起……”向梅没有说话，摇摇头，又掏出手绢替她揩眼泪。马丽娜感动得不行，拉着向梅的手，连声说：“姐姐，咱们做个好朋友吧！好吗？你同意吗？姐姐，你说呀！”蔡亚民走近向梅的身旁，轻轻启动嘴唇，庄重地对马丽娜说：“她是个哑巴。”

天哪，她是个哑巴！马丽娜象被黄蜂蜇了一下，神经质地跳起来。向梅对她点点头，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，然后摇摇头，平静地笑着。不知为什么，马丽娜刚刚止住的泪水又滚滚落下。泪水顺脸流进嘴里，她尝到了一股咸涩的味儿……她猛然转身抓住蔡亚民的手，使劲地摇晃，几乎是倾尽感情地大声喊着：“小蔡，朋友们！我衷心祝你们幸福！”

这时，向梅拉开抽斗，取出一个很厚的缎面日记本，塞到马丽娜手里。蔡亚民满怀喜悦地说：“朋友，这是我们送你的一件礼物呢！收下吧！”马丽娜轻轻翻开日记本，扉页上两行娟秀的钢笔字立即跃入眼帘，那是俄国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：

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，
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。

飘呀，爱情的绿叶

……窗外，掠过一阵春风。它轻轻地梳理着杨柳的辫梢，送来槐花沁人肺腑的清芬。两只燕子穿过柳丝，飘来一串啾啾的声音。我的心儿颤动了。他说过，爱情原如树叶一样，在人忽视里绿了，在忍耐里露出蓓蕾。这是哪一个诗人的话呢？

后脑勺为什么这样疼？太阳穴突突地跳动。额头上汗津津的，是雨水沾湿了我的刘海？浑身燥热，仿佛每条血管都被炉火烤化了……炉火，长型电炉的熊熊炉火？映着火光，我看见了甄茜的清癯而又冷峻的脸，也发现了他蕴藏在胸里温暖而又炽烈的心。

……炉火映红了半个车间。铁皮做的黑板挂在电炉旁边的墙壁上。我站在用指头粗的钢筋棍焊脚的高凳子上，托着